

他浑浑噩噩踏上了大明王朝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，不想再做一个酸溜溜的穷书生，要出人头地，做一个明朝大官人。他想要名垂青史，万古流芳，想要一呼百应，笑傲公卿，家财万贯，娇妻如云。

明朝大官人

2

邓健一著

明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

胸有凌云志
扶摇上青天



014034155

1247.53

781

V2

朝风云系列

明朝大官儿

明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

胸有凌云志
扶摇上青天



2

邓健一著

1247.53

781

V2



北航

C1722484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01403412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朝大官人. 2 / 邓健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3. 11

ISBN 978-7-5108-2414-2

I. ①明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9122 号

明朝大官人 2

作 者 邓 健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0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414-2
定 价 2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历史真的很搞笑

大明孝宗励精图治，太子正德荒诞不经，京师八虎飞扬跋扈，厂卫争斗鸡飞狗跳。暗流涌动之中，一个名叫柳乘风的年轻人，浑浑噩噩的踏上了这艘风雨飘摇颠簸远航的大船。

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，摇身一变成了锦衣卫。小小一个锦衣卫，清流士子视他为败类，东厂番子当他为仇寇，眼中钉肉中刺，一个在夹缝中快要被挤扁的小人物，他要活下去！

柳乘风不想再当一个酸溜溜的书生了，他要出人头地，想名垂青史。柳乘风想要做一个大官人。大官人可以一呼百应，大官人可以笑傲公卿，大官人可以家财万贯，大官人可以娇妻如云。

柳乘风一心一意要成为明朝大官人。他丢掉斯文，在国子监耍泼耍无赖，逼着吏部侍郎王鳌收他为门徒；他在锦衣卫结党营私，铲除异己，呼风唤雨，一手遮天；不惜和东厂大打出手，逼厂公一退再退；他铲除明教余孽，横扫朝堂上下，拉一派打一派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。

向上爬的路既艰难又顺畅，既严肃又搞笑，然而，柳乘风心中自有盘算。他野心勃勃，一手抱紧皇帝老儿朱祐樘的大腿，一手将太子朱厚照绑上利益战车。

他只手平叛擒宁王，大胆变法搞改革；他为皇帝排忧解难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；他位极人臣，封侯进爵，踌躇满志，睥睨天下，终于站上了大明朝堂的权力巅峰。

大学士李东阳痛心疾首，视他为践踏朝纲、教唆太子的奸佞蠢贼。

大太监刘瑾悲痛欲绝，直呼其为妖孽啊，妖孽！

正德皇帝得意洋洋，赞其为人才难得。

后世史官秉笔直书：“柳乘风者，明朝之大官人也。治世之能臣。大明孝武两朝之所以能中兴雄霸，德被四海，皆赖此人之力。”

目录

- 第一章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/ 001
- 第二章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/ 025
- 第三章 金殿敢打小王爷/ 056
- 第四章 护驾有功受诰封/ 075
- 第五章 斗法迎春坊/ 100
- 第六章 是坑也得往下跳/ 128
- 第七章 虎落平阳被犬欺/ 155
- 第八章 当真要赶尽杀绝啊/ 183
- 第九章 拔出萝卜带出泥/ 212
- 第十章 杀他一个回马枪/ 243
- 第十一章 后宫鸿门宴，步步惊心/ 278





第一章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

王司吏对于柳乘风的精明头脑，有了深刻的认识。柳百户把话儿说得这么透，这不是摆明着将自己当作心腹看待吗？否则，怎么肯说出这等掏心窝子的话来？有了这个想法，王司吏的心不禁热和起来，连对柳乘风说话的口气都变得轻松了几许，道：“那柳百户说，咱们既然不是阉党，想必也不是内阁党，那么应当是卫所党了？”

柳乘风听到他的结论，不觉得好笑，道：“咱们现在是一半的卫所党……”柳乘风沉默了一下，继续道：“另外一半，我们是跟随着太子殿下，在弘治一朝，要想做到金枪不倒，也唯有亲近太子才最稳妥。”

王司吏不由笑了，柳乘风的话算是让他有了明悟，当今皇上只有太子这么一个血脉，太子殿下的地位是古往今来最为稳妥的，太子稳妥，那么他的党羽自然是稳当当的了。

再者说，柳百户还是太子殿下的老师呢，有了这一层关系，就算他不承认自己是站在太子殿下这一边的，人家也未必肯信。

“真真想不到，到东厂走了一遭，我王某人也跟着太子殿下沾上边儿了。”王司吏心里喜滋滋的，不由觉得自己的前程大有可为。

柳乘风却是一副不堪这炙热的天气一样，这时候已经从承天门前的御道拐过了一处街坊，因天气太热，路上的行人不多，看到这么多锦衣卫出现，也都吓得不敢逗留，匆匆过去。

柳乘风看到远处有酒旗招展，便朝前一指，道：“在这儿歇一歇，老霍，你先进这酒肆去，跟他们说，这酒肆咱们包下来了，再要些凉水、糕点，酒也要好酒，大家犒劳一下。”

这种打交道的事，老霍是最在行的，老霍连忙拍了拍坐下的驴子，应了一声，当先去了。

后头的帮闲和校尉都是步行，兴奋劲一过去，身体也有些吃不消，见百户大人体谅，已有不少人争先恐后地跟在老霍屁股后头过去。

酒肆是三层楼的阁楼式，门脸儿还算干净，一群锦衣卫进来，那些原本在这儿吃酒的客人也是吓了一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锦衣卫是冲进来拿人，于是大家都噤若寒蝉地付了账，灰溜溜地走了个干净。

酒肆的掌柜、店伙也大是头痛，掌柜的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小跑着过来待客。好在老霍还算客气，不像是吃白食的主，才让那掌柜定下神来。

再接着，更多的校尉、帮闲拥簇着柳乘风进来，这么多人，桌椅不够，那掌柜只能叫伙计去隔壁借一些，好在这些校尉也不计较，只是拍着桌子叫酒叫菜。

柳乘风被人众星捧月地坐在一个临窗面东的位置，王司吏和陈泓宇都陪在下座作陪，其余人也管不过来，只能随意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一次打上东厂，不但让报馆那边从此再无人惦记，可以安生继续开业。柳乘风这边还平白得了十万两银子，这么大的数目，足以做许多事，柳乘风心里正琢磨着，有了这笔钱，自己算不算自立了？成家立业，这家是成了，可是家业却还没有置办下来，虽说不是赘婿，可是毕竟还住在温家，温家那边虽然没说什么，可是总在一个屋檐下也不是这么回事。

这么大笔银子，随便拿几成出来，足够柳乘风置办下一个偌大家当了。

陈泓宇在边上已经为柳乘风斟上了酒，朝柳乘风呵呵一笑道：“柳

百户，今日见了这么大的场面，兄弟才知道大人的手段。现在回想，打砸烟花胡同简直就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，陈某算是服了。来，陈某人先干为敬，往后为大人鞍前马后，绝不皱一下眉头。”

在这天子脚下混事，但凡有点儿野心的，谁不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？原本以为柳乘风只是一颗树苗，现在看来，这简直就是参天大树才是。

陈泓宇先一饮而尽，红光满面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柳乘风，这意思是催促柳乘风快饮。

柳乘风也不客气，骂了一句：“他娘的想阴谋算计你家百户大人，就你这三两骨头也和我拼酒？”柳乘风说罢，豪气干云地将杯中的黄酒一饮而尽。

众人见柳乘风痛快，也都过来敬酒。柳乘风来者不拒，一一喝了。虽然面色已漾出微红，却还没有醉，这酒量倒也让人咋然。

这酒肆里的黄酒酒精含量至多不过七八度，对柳乘风来说简直是小儿科，想靠人海战术来灌倒他，只怕还要费一番功夫。

正喝着，外头又有一队人来了，和堂中的人也是一样的服色，都是飞鱼服、锦春刀、皂角靴子，为首的一个千户模样的人左右逡巡了一下，目光落在了柳乘风身上。

柳乘风是最好辨认的，这天下能穿着御赐飞鱼服招摇过市的百户除了柳乘风，还真一个都没有，只要看他穿什么衣衫，大致就能知道柳乘风的底细。

这千户大步流星过来，脸上带着笑，随即到了柳乘风桌边，朝柳乘风笑道：“柳百户到了咱们内东城的地头，为什么不给兄弟打一声招呼？倒是让我这东道主冷巴巴来凑趣了。”

说罢，这千户大大方方地坐下，故意压低声音道：“今日柳百户闹得可真大，不只是东厂震动，其实咱们各千户所的千户还有南镇抚司、经历司的诸位商量一个多时辰，牟指挥使还准备着东厂若是敢行凶，便带着人去索人呢。谁知道……哈哈，柳百户非但羞辱东厂一番，还能全

身而退，卫所上下大受鼓舞，指挥使大人更是夸你有本事，有担当，哈哈……”

他说一句话就笑一声，那胡子拉碴的脸上也是一颤一颤的。

“若真的出了事，只怕你们这些人跑得比谁都快，还要人？简直就是笑话。”柳乘风心里很阴暗地想着，却是露出笑容，道：“这倒是让大家费心了。”

这千户却是拍着胸脯道：“都是自家人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到了内东城来，到了某家的地头，这顿酒自该我来请，权当是给诸位烟花胡同百户所的弟兄接风洗尘，来，上酒，上酒。”

柳乘风心里却清楚，这种千户便是锦衣卫所里的晴雨表，他这般热络，虽然是捧场做戏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也代表了牟斌的态度。牟指挥使这是在暗地里给自己打劲呢。

几杯酒下肚，一直喝到傍晚时分，那千户已然是醉了。

柳乘风却还能站起来，出去牵了马，命众人散了，便独自要打马回去。

陈泓宇却有点不放心，喷吐着酒气，带着几个校尉，非要送柳乘风一程不可。

回到温家，柳乘风摇摇晃晃地进去，门子道：“姑爷，老爷、小姐今日陪着老太君吃饭，小姐说了，若是姑爷回来，便直接去老太君那里。”

柳乘风嗯了一声，轻车熟路地过去。

到了老太君平素用餐的小厅，这温家一大家子人早就凑齐了。

老太君见他来，朝他招招手，道：“怎么浑身酒气？来，坐下。”接着，又叫仙儿去拿了茶来，为柳乘风解酒，一边问柳乘风几句话。

柳乘风一一答了，瞥了一眼旁边的温晨曦。

温晨曦正拿着丝巾儿擦拭唇边的汤渍，莞尔笑着看着自己。

至于温晨若，却是低垂着头，想必方才遭训斥了一顿，耸拉着头，心不在焉地吃着饭。

温正一脸威严，看着柳乘风，却没有说话。

柳乘风随意用了点菜，肚子早就饱了。老太君要去歇下，便由人搀扶着，拄着拐杖去耳室休憩，温正才朝柳乘风使了个眼色，道：“晨曦、晨若，你们陪老太君去歇息，我和乘风有几句话要说。”

外头的事闹得这么大，想必这温府上下都知道了，只是不管是老太君还是温晨曦，都像是尽力克制着没有表露，连那俏皮的小姨子也是一副乖巧的样子。

小厅里，只剩下了温正和柳乘风，温正叹了口气，又是看了柳乘风一眼。

这温正是武人，此前对柳乘风这种酸秀才没多大的好感，总认为他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，迂腐尖酸之人，只是不曾想到这女婿实在太会来事，真真是吓得人胆儿都要颤三颤。

就比如今日的事，一开始听到消息，温正在南镇抚司那边脸都给吓白了。冲撞东厂，这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吗？虽说东厂大不如前了，却也并不代表谁都能欺上门去的。

可是偏偏，后头传来的消息过于戏剧化，不但东厂的刘公公失势，他这女婿居然被人恭送着出来的。这里头有什么玄机，温正不知道，却知道这女婿既是个能兴风作浪，又是长袖善舞的人物。

这哪里是读书人？简直就是个妖孽了。

不过，这样的妖孽，温正到底喜欢不喜欢，其实他自己都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他的内心很矛盾，以至于对着柳乘风，那威严的气势不由收敛，反而露出一副无话可说的沉默。

柳乘风不得不先开口说话了：“泰山大人今日惊吓得不轻吧，是小婿太孟浪了，令大家担心。”

温正总算有了反应，既然柳乘风直言不讳地把事说出来，温正也就松了口气，随即道：“这件事怪不得你，是东厂要挑事，这件事休要再提了，只是往后做事之前还是要三思一下。东厂这次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不过你也别害怕，你这一次一闹，倒是让卫所这边同心同

德，东厂若是敢来闹，自然有人会为你出头。”

柳乘风对卫所这边的反应猜测得没有错，这一闹，东厂固然是颜面大失，可是卫所这边却是士气如虹。若是保不住柳乘风，就等于这脸儿被人打了回去，牟斌那边，当然不会坐视。

温正勉强挤出点笑容道：“怎么？去喝酒了？喝酒伤身，往后还是少喝一些。不过老夫今日有个消息要先和你透透风，这几日诸藩王应诏入京，这是皇上亲自下的诏书，就是想让藩王宗亲们聚一聚，叙一叙同宗之情，所以这几日，在卫所不要再生事了，闹出去了，朝廷的脸面不好看。”

柳乘风心里说，藩王们入京的事早一个月就曾有消息，这皇上召唤这么多亲戚过来，也不知打的是什么算盘。

不过，这种事却和柳乘风的职责无关，柳乘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婿省得了。”

柳乘风回到卧房的时候，温晨曦还没回来，柳乘风本来想和她说另置府邸的事，可是估摸着应当没这么快回，折腾了一天，再加上喝了酒，柳乘风已是倦了，便倒头睡下。

第二日，温晨曦将他叫醒，柳乘风才知道自己睡过了头，摇了摇昏昏沉沉的脑袋，昨日喝了这么多酒，一开始还不觉得什么，谁知道那七八度的黄酒居然还有后劲，他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趿了鞋起来。

温晨曦含笑对柳乘风道：“夫君也不必急，离当值还有半个时辰呢。”说罢也是起身，给柳乘风寻了衣衫来伺候他穿上。

来到这个时代，柳乘风虽然不至于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，可是渐渐地也习惯了温晨曦的照顾，舒舒服服地由着温晨曦为他系着腰带，一面道：“我想过几日留意一下附近有没有宅子。”

“嗯？夫君想搬出去住？”

柳乘风呵呵一笑道：“只是搬出去而已，这房子我们也买下来，有空呢就回来住住，不是说修身齐家吗？我这身算是修得差不多了，只缺齐家了。”

温晨曦放下心来，道：“夫君未免也太自吹自擂了，那些朝廷里的大人都不敢说修身修得差不多，夫君怎么会比他们还快？”

柳乘风道：“从前别人叫我呆子，现在谁敢这么叫？你夫君从呆子修到了柳大人，这不是进步显著是什么？”

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柳乘风换了衣衫，洗漱一番，便匆匆出了门。

等到了百户所，校尉们已经大多点了卯，各自去巡街、坐堂，柳乘风过问了些百户所的事，也就去大堂里练字去了。

太子没有来，让柳乘风微微有些失望。

昨天闹得这么大，朱厚照不可能不会知道，以柳乘风对他的了解，这时候他应当兴冲冲地过来才是。

毕竟这一次是柳乘风打着太子的旗号出的头，现在人都没见到，倒是有点儿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的味道。

练了一会儿字，柳乘风的身上已经出了些汗了，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去东宫一趟，他这詹事府洗马虽然不是什么大官，却有了自由进出东宫的权利，闲来无事，倒是可以去那里坐坐。

胡思乱想着，这字就写不下去了，柳乘风把笔抛在一边，还未来得及坐下，外头就有匆匆的脚步传来。

在这百户所呆了这么多天，柳乘风多少有些熟悉，王司吏的脚步一向不徐不疾，老霍则是蹑手蹑脚。

至于陈泓宇，虽然有些急促，可是脚步比较重，这么急的脚步，可是下脚却又不重，却不知是谁？

柳乘风抬眸，却看到一个小太监快步进来。
“死太监来寻仇了？”柳乘风心里嘀咕一声，还未开口喝问，这太监脸色一板，道：“哪个是柳乘风？”

大堂里只有柳乘风和这太监两个人，这太监故意高声这么问，估摸着是有端架子的意思。

柳乘风如今对太监有了后遗症，反正是看到穿太监衣衫阴阳怪气的总恨不得甩一巴掌过去，他心里对自己道：“要沉住气，冷静，冷

静……”深吸一口气，才道：“我就是。”

这太监正色道：“好，就是你了，柳乘风，皇上有口谕，命你立即入宫觐见，不得有误。”

这太监行色匆匆，显然没有和柳乘风寒暄的意思，直奔主题，随即道：“陛下正在宫中等候，不能耽误，车驾也已经准备好了，柳百户，请吧。”

柳乘风呆了一下，皇上召见？

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锦衣卫而已，官不过百户，虽然还有个东宫洗马，也曾经见过皇帝一面，可是这一面，至多也不过给皇帝留下一个印象。就这么一点儿印象，皇帝怎么可能突然召见自己？

莫非是因为昨天的事，自己料想出了差错，皇帝龙颜大怒，要惩处自己？

不对，若是皇帝真要惩处，只需要一句话就够了，还要召见做什么？莫非……莫非是自己给的药方出了差错？

这也不可能，柳乘风所谓的药方，不过是膳食调理的方法，断不会出任何问题。

想来想去，柳乘风也找不到所以然来。

那太监又在边上催促，柳乘风整了整衣冠，只好随他出去。

出了百户所大堂的一刹那，柳乘风甚至很阴暗地想，这太监莫非是东厂一伙的，把自己诓骗出去再谋害自己？

想到这里，柳乘风晒然一笑，心里想自己是太风声鹤唳了，东厂胆子再大，也不至于敢以皇帝口谕的名义来诓骗自己出去，这是欺君大罪，傻子才这么做。

柳乘风从大堂出来的时候，王司吏恰好听到了动静，从签押房探头探脑出来，看到柳乘风跟着一个太监往外头走，便唤了一声：“大人哪儿去？”

柳乘风回过头，朝他一笑道：“进宫！”

“啊……”王司吏惊呼一声，进宫……这可是很体面的事。

柳乘风见他惊讶，正色道：“放心，进宫不是去做太监，你好好地在这儿照着卫所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正如许多蝼蚁一般的人一样，对他们来说，进宫除了做太监，难道还是去和皇帝老子聊天不成？所以在这坊间，若是有人说进宫，人家多半是以为去割JJ了。

当然王司吏不至于认为柳百户会去做太监，柳乘风这番话，不过是玩笑而已。

出了百户所，外头果然已经准备好了车驾，马是好马，车厢也大，四厢雕了浮雕，深红的彩绘宛若龙腾。晨曦当空，挥洒在这车厢上，让人生出晃眼的感觉。

“等东厂的钱到了，我也去置办这么样的马车，开出去才气派。”柳乘风心里想，钻进车厢里，车厢里有一股沉沉的麝香味，羊绒软垫、波斯毯儿，连那窗帘也是上好的绸缎，和那寻常富户的车厢有着天差地别。

柳乘风刚刚坐定，车轱辘转动的声音就传出来了。柳乘风索性来之安之，舒服地靠在鹅绒垫上，闭目养神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马车在承天门前停下，柳乘风下了车，呆呆地凝视着这巍峨的紫禁城。高高的红墙，紧闭的宫门，还有禁卫森严的大门，那栉次鳞比的屋脊，那望不到底的深宫大院。晨曦的光辉洒落在琉璃瓦上，让整个紫禁城都仿佛笼罩在霞光之中。

这里就是大明的中心，中州之国的中心，多少人为了进这里，有的切JJ，有的奋发苦读，更有人拼死疆场。为的，不过是在丹墀之下的玉阶上能有一个立足之地。

只是不曾想，自己从前还在摆着字摊，今日却已到了这门口。

下一刻，他只要踏前一步，便可以进入这心脏之地，一览皇家的风采。

“可惜这里不是后世的故宫，否则……”柳乘风很想在这儿留一点印记，以示自己的存在。

“柳百户，快。”那小太监在旁催促，随即当先到了宫门口，拿出了腰牌给大汉将军检验，又宣了口谕，随即领着柳乘风进去。

穿过门洞，眼前一览无余起来，青石地砖一直延伸到极远，往前就是白玉石雕的小桥，目力所及，可以看到殿宇隐隐约约筑在白汉玉的高台上。

柳乘风不敢多耽误，随着这小太监一路过去，过了小桥，绕过一处宏伟的宫殿，在一处小殿外头，警卫越来越森严起来。

那魁梧的大汉将军一个个带着刀，伫立在外，偶尔也有几个勾着身的小太监出入，也是脚步匆匆。

柳乘风从他们身边过去，他们连看都不看柳乘风一眼，可见皇家奴仆的规矩格外的森严。

“就是这儿，柳百户，且在这儿少待，杂家去复旨。”太监朝柳乘风吩咐一句，便进入小殿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去而复返，正色对柳乘风道：“柳百户，快进去吧。”

“微臣柳乘风见过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柳乘风也不知道面圣该是什么礼仪，只好凭着自己的印象三呼万岁。

小殿有点儿偏，采光也不好，不过灯火明亮，烛火烁烁，柳乘风步进去，被这灯光照得有点儿炫目。

这儿的陈设一点皇家的气派都没有，并不见富丽堂皇，反而有几分古朴之气。

正前方位位置靠墙悬挂着“宁静致远”四字的装裱行书，下头是一方竹榻，榻上支着帷幔，小窗的风微微吹拂进来，分两边勾起的帷幔轻轻地在半空颤抖。

只是这榻上空无一人，倒是在靠着东壁的地方，花鸟屏风之前，一方案牍之后，一身道服的弘治皇帝朱祐樞手中把玩着一方菊花歙砚，双目凝神地朝柳乘风端详。

朱祐樞的精神显得好极了，与上一次和柳乘风谋面时相比，简直是

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那时候的朱祐樞脸色苍白，一脸的病容，而如今虽然苍白之色尚存，可是精神气却是饱满，尤其是那一双慑人的眼眸，恍惚之间有一种洞察人心的精厉。

柳乘风好奇地看着朱祐樞，心里想，皇帝果然用了自己的药方，这身体比从前明显好了许多。

原本柳乘风以为自己的药方送过去，皇帝八成是不会用的，毕竟自己在皇帝眼中只是个亲军的身份，身为天子，怎么可能什么药方都用？

而朱祐樞其实也不过是敷衍一下这亲军而已，并没有将这药方放在心上，只是后来王鳌力荐，看在王鳌的面子上，朱祐樞为使王鳌不至于寒心，才不得已地试了一试。

柳乘风所开的药方很生僻，这用药的第一步居然是先饿上三十六个时辰，只许喝蜂蜜水、花茶之类的饮品，不可进食。

当时太医院的太医看了这药方，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，力劝朱祐樞不要照这药方去做，朱祐樞当时也是迟疑，甚至心里对柳乘风孟浪的药方而生出不悦。

不过，若不是这百户送这药方来，又怎么会惹来王鳌的力荐？朱祐樞是骑虎难下，若是用这药方，太医院那边大是反对，可是不用药方，王鳌都已经拿了全家作保，这不是令臣子寒心吗？

朱祐樞酷爱读书，尤其是那一句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最是记忆犹新。

事实上，朱祐樞也是这般做的，他远离太监，亲近朝臣，太监犯法，他责以严刑，可是对臣子却是爱护有加。也正因如此，这弘治朝才有一个个贤臣涌现出来。刘健、李东阳、王鳌、谢迁甚至是吏部尚书王恕，这些都是忠心耿耿不世出的能臣。

短暂的犹豫之后，朱祐樞选择了用药。他用药倒不是相信这药方能调理自己的身体，而是借此表示自己对王鳌的信任。

饿了三天，水米不进，只好不断用蜂蜜水和清茶充饥，朱祐樞整个